



第二千三百九十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8月5日星期四下午2时15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多尔先生(爱尔兰)

成员：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米国钧先生
卢埃先生
雅各布小姐
官川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
诺瓦克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奥温尼科夫先生
怀特先生
利钦斯坦先生
恩瓜伊拉·姆贝拉·卡兰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2时4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1982年6月4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162)
- (b) 1982年7月28日埃及和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316)

主席：根据以前会议就这一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古巴、埃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罗亚·库里先生(古巴)、穆萨先生(埃及)、克里什南先生(印度)和马哈茂德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安理会这次会议是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今天上午对我提出的紧急要求而召集的。

安理会成员已收到文件S/15355，内有由圭亚那、约旦、巴拿马、多哥、乌干达和扎伊尔提出的决议草案全文。

我想提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以下其他文件：S/15345/Add.2，即秘书长遵照安理会第517(1982)号决议提出的报告的增编；S/15348，即1982年8月5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5349，即1982年8月9日尼加拉瓜常驻联

合国代表团代理常驻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以及文件S/15350，即1982年8月9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

安理会成员已收到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1982年8月12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的影印件。这封信明天上午将以适当的形式作为安理会文件S/15353印发。

安理会成员还将收到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1982年8月12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的影印件。这封信明天上午将作为安理会文件S/15354印发。

第一个发言者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于以色列的不断侵略而使黎巴嫩局势日益恶化，安理会应苏联代表团的要求召开了这次紧急会议。

首先，以色列军队连续四天粗暴地违反贝鲁特停火协议。他们不断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有许多甚至更加令人吃惊的公报表明，以色列军队正企图向贝鲁特市中心挺进。

其次，我们可以从安理会主席刚收到的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件中看到，配有坦克的以色列军队已经进入贝鲁特北部地区。苏联代表团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安理会应该根据它就此事已经通过的决议，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略。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安理会今天召开会议讨论在两条战线上极端不祥的事态发展。

首先是黎巴嫩大使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信中告知主席如下情况：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谨提请你立即注意黎巴嫩局势的异常严重的发展。以色列武装部队趁对贝鲁特西部的命运进行紧张谈判之机，对贝鲁特北部地区实行军事推进。以色列装甲车和坦克已经达到拜不罗斯，并且从那儿进而深入黎巴嫩北部的山脉。

“这种扩张又一次违背了安理会第508、509、516和517(1982)号决议。目前这一事态发展使冲突的规模进一步升级了。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它将破坏里根总统的特使菲利普·哈比卜大使正在进行的谈判以及根据安理会的决议求得和平解决的机会。”

这是一个极端不祥的事态发展，因为近两个月来直到现在，以色列战争机器和法西斯领导集团的确摧毁了黎巴嫩南部地区。八个多星期来，他们有计划地破坏了黎巴嫩首都，即贝鲁特。第三，他们已经开始向北推进，显然是要破坏还没有遭到破坏的地区，而且我相信其中包括主要是黎波里和巴勒贝克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城市和其他重要地区。

此外，黎巴嫩代表所提及的这些推进表明，以色列的计划显然是要接管或者是包围贝卡谷地，它是整个黎巴嫩的粮仓，是世界上农业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尽管它面积很小，它的毁灭将意味着整个黎巴嫩经济的进一步加速毁灭。

促使召开这次紧急会议的另一个事态发展是贝鲁特西区所遭受的残忍的破坏；这种破坏至今未见减弱，尽管安理会对此曾作出一系列决议；我在谈到黎巴嫩大使的信件时已经提到这些决议。我认为向安理会说明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即使近四天来这些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而且尽管有安理会已就此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黎巴嫩政府谈判后已经通知菲利普·哈比卜大使和一切有关各方，它明确同意从贝鲁特西区撤军。

以下就是今天发生和发展的险恶局势，正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员给约旦代表团的信中所陈述的：

“……从今天1982年8月12日黎明起，以色列的严重侵略使贝鲁特西区变成以色列陆、海、空军的一个射击场。

“在对贝鲁特西区持续九小时的空袭中，以色列飞机轰炸16个不同的居民区和巴勒斯坦难民营，大约300人伤亡。

“以色列飞机共出动了100多架次——每小

时大约12架次——使用了磷燃烧弹和杀伤炸弹，以及2,000磅级炸弹和几种火箭弹。遭受袭击的地区包括佛尔登、塔拉海亚特、艾沙巴卡尔、阿布海达尔堡、巴尔布尔和其他一些人口密集的地区。

“贝鲁特时间上午8时30分，以色列战斗机的狂叫声充满了贝鲁特上空，从黎明以来，以色列已经连续进行了25次以上的轰炸。空袭范围扩大到拉姆莱特贝达和阿拉伯大学附近地区。当以色列飞机在城市上空俯冲，炸弹掷向人口密集的住宅区时，市民纷纷奔向掩蔽处，挤满了设备极差和不适宜的防空洞。

“到（贝鲁特时间）上午9时，以色列已经对巴拉杰奈堡、萨布拉和夏蒂拉以及比尔哈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了30多次轰炸。

“上午10时45分，以色列消灭贝鲁特四个巴勒斯坦难民营残余部分的战斗已经进入第五个小时，而且每分钟都在升级。

“轮番进攻的以色列战斗机轰炸猛烈，投掷了磷燃烧弹……”

我的朋友、一个加拿大医生向我描述了这些磷燃烧弹是怎样不仅烧伤了那些受害者的皮肤和骨头，而且还穿透了组织；医生为了拯救受害者的生命而不得不截肢或割掉其它受伤的部位。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我不必详细叙述了。我再说一遍：

“……投掷磷燃烧弹以彻底毁灭贝鲁特的巴勒斯坦公民的最后避难所。除了巴拉杰奈堡、萨布拉、夏蒂拉和马尔埃利亚斯难民营之外，贝尔比尔、拉姆莱特贝达、科尼什大街等贝鲁特住宅区和南郊都遭到以色列的疯狂轰炸。

“中午12时，即以色列持续空袭的第六个小时，400多座建筑物被完全毁坏了。”

我还要重复这个数字：

“400多座建筑物被完全毁坏了，居住者被砸在下面。”

正如安理会所非常了解的，以色列正在使用

真空弹，这种炸弹能够使7到8层的建筑物坍塌，楼里和楼底的每个人都不能生还。

“伤亡人数估计还会增加。据信，大多数受害者都埋在住房的碎砖破瓦之下和陷在防空洞中。由于猛烈和持续不断的空袭，防空和救护队的营救工作受到严重的阻碍。

“先生，对于这种对贝鲁特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人类的良心不能保持沉默。我们最紧急地要求安理会负起它的责任。”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吞吞吐吐地描绘贝鲁特西区数十万无辜平民的苦难。我知道这次空袭在连续九小时之后已经停止了，但我得知炮击还没有停止，以色列军队象他们近六天来所做的那样，一直在全力企图进入贝鲁特西区。迄今为止，他们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炮击和企图进入贝鲁特西区的行动还在继续，尽管我们大家都得到通知说，菲利普·哈比卜大使取得了成就，他或多或少制定了解决贝鲁特问题的一揽子计划。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对整个城市继续野蛮的破坏、蹂躏和屠杀，而这个城市是中东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是中东的文化和商业中心。

我想代表圭亚那、约旦、巴拿马、多哥、乌干达和扎伊尔提出下列决议草案：

“安理会，

“重申其第508(1982)、509(1982)、511(1982)、512(1982)、513(1982)、515(1982)、516(1982)、517(1982)号决议，

“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特别是在贝鲁特周围持续不断的军事活动表示最严重的关切，

“1. 要求以色列和冲突的各方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立即停止黎巴嫩境内特别是在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的一切军事活动的各项决议条款；

“2. 要求立即解除对贝鲁特市的一切限制，使供应品能自由进入，以满足贝鲁特平民的急需；

“3. 请联合国驻贝鲁特及其附近地区的观察员报告局势；”

我相信现在大约有10名联合国观察员驻在贝鲁特西区。

“4. 要求以色列全力合作，保证有效地部署联合国观察员，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5. 请秘书长从现在起的三个小时内向安全理事会报告目前这一决议的执行情况；

“6. 必要时决定召开会议，审议收到秘书长报告时的形势。”(S/15355)

这就是我荣幸地代表前面提到的不结盟国家向安理会提交的决议草案。

主席：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局势是相当严重的；我说局势是非常严重的和危险的。我感谢你主席先生召开了这次紧急会议，我还要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要求召开这样一次会议。

阿拉法特主席在贝鲁特时间19时，在我们这里我想可能是一点钟发来一封电文，内容如下：

“在当地时间16时40分，飞机停止了轰炸。炮击仍在继续。哈比卜在一个半小时以前宣布从17时起停火。空袭停止了，但炮击还没有停止。

“必须采取实际措施来保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使他们不致受到今天无缘无故针对他们的这种不道德的和疯狂的军事行动的侵害，而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根据吉达协议已与黎巴嫩政府达成一项协议，而该政府(指黎巴嫩政府)又已与哈比卜达成协议。

“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坚决的和决定性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各项决定并保护平民的生命和财产。”

阿拉法特主席发来的电文到此结束。

我要感谢我的兄弟、约旦代表宣读了我们先前发来的信件摘录。但是自那时以来，伤亡人数估计已达500人，被破坏的住宅约600幢。在今天的袭击中，向贝鲁特投掷的炸弹和火箭弹达1,600枚，从海上发射了12,000发炮弹，从陆上105、120、155、175毫米大炮发射了30,000发炮弹。因此，你们可以理解，当我们来到安理会时，局势是何等严重。

关于违反停火的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当坦克部队和步兵围攻一个城市时，这些坦克自然试图向前推进，而城市守卫者的权利就是击毁它们。以色列以此为借口，对贝鲁特市的民用目标进行了更加残暴的袭击，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更应通过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其他地区的联合国观察部队负起责任并确切告诉我们事态发展情况的原因。

我们的确知道，8月4日，联合国报告过部队所在的一些位置，但是从来没有告诉我们8月1日这些部队驻在什么地方。

我衷心地希望，就这一次，安全理事会能对那些正遭受屠杀和残害以及缺少水、电和医疗设备的平民的呼声作出反应。人道的呼声使安理会义不容辞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萨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这次会议并请我发言。

过去的48个小时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报道：第一种是新闻界的报道，大意是哈比卜大使快要促成有关各方——即以色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黎巴嫩达成协议；另一种报道则是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侵略军队正在继续进行、甚至强化灭绝种族的战争。显然，正在遭受消灭的不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治或军事机构，而是作为一个独特民族而存在的巴勒斯坦人民。此外，受到以色列侵略和以色列占领军蹂躏的是黎巴嫩国家、黎巴嫩社会的结构以及黎巴嫩的结构的生存本身。

如果说结束这场大屠杀并解除侵略者的武装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那么，各大国，特别是那些同以

色列政府有特殊联系和关系的大国就更有直接的、历史的和政治的责任让以色列政府清醒过来，以便把中东和中东人民的未来从骇人听闻的悲惨灾难中拯救出来，以防这种屠杀持续下去，贝鲁特市和整个黎巴嫩被淹没于血泊之中。

当我们对那些同以色列有特殊关系的大国讲话时，我们特别是在对美国政府讲话，他们仍然在热情地努力帮助和平解决黎巴嫩危机。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或回避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目前极为重要的是以更加主动、有针对性和紧迫的方式来加强这些努力。虽然人们赞赏美国正在进行的努力，但是美国政府还亟需正视以色列继续坚持对贝鲁特的侵略、轰炸和扫荡的事实。它造成了平民无家可归，挨饿受渴，伤残生病——这种局面表明，以色列蓄意要使阻止消灭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切努力失败。对于采取决定性行动立即结束这些残忍暴行的任何消极态度或犹豫不决，都是埃及、阿拉伯人或国际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当以色列的行动被允许继续下去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谈论什么即将达成协议或体面的、正义的解决办法，这实际上等于是对全世界的嘲弄。非常清楚，以色列正在一天接一天、一分钟接一分钟地争取时间，通过尽可能多地屠杀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来实现所谓的最后解决。以色列当局每天策划和捏造种种借口，如坚持一些不能实现的侮辱性的和不可想象的要求——例如要撤出人员的完整名单——又如拖延接受任何形式的多国部队进驻贝鲁特以保证巴勒斯坦人安全撤退。以色列的目的十分清楚：彻底消除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或国家实体而存在的一切痕迹。

我国政府以最明确和最郑重的语言宣布，以色列要对这些持续的侵略行为以及这种局势所涉及的一切问题负全部责任。我们最激愤、最强烈地谴责这种坚持侵略和不妥协的行为。我们正告以色列政府：中东危机一定要取得全面的和公正的解决，其核心今天而且今后仍将是让巴勒斯坦人民恢复行使他们的民族合法权利，特别是他们对自决、主权和在他们的国土巴勒斯坦建国的权利。这是历史的教训。尽管巴勒斯坦人民受到血的洗劫，巴勒斯坦决不会被消灭。英雄

的巴勒斯坦人民将起来拯救自己，获得尊严、自由和独立，而不论付出什么代价。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阿拉伯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先生。他是安理会在第2374次会议上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参加的。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现在我们又发言了。在过去两个月中，我们经历了10次或11次由哈比卜协商达成的停火。哈比卜大使每次协商达成停火，我们都表示欢迎，表达我们深切的谢意，并认为这是美国对和平的重大贡献。每一次我们都因美国与以色列有着特殊的关系而对美国表示信赖，我们都愿意放弃对各项争端的判断，以便让美国放手处理问题，作为对美国与以色列特殊关系的一种报偿。然而，每一次停火都遭到了破坏，每一次停火都带来了新的火力，更大的火力，更大的破坏。

每当我们认为美国必须挽回自己的信誉时，总是劝我们要有耐心：“哈比卜大使正在做他所能做的一切。”事实上，他已经成为一个大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确是英雄。他能够在炸弹轰炸贝鲁特时谈判和平解决，这在某些意义上说是英勇的。我们作为黎巴嫩人，作为巴勒斯坦人，作为阿拉伯人告诉自己：让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吧，他们同以色列有特殊关系，当其他大国试图以合理的名义、和平的名义进行干预的时候，以色列必然要让美国起杠杆作用——发挥主动性。

我们同意美国的估计，即这是他们自己的和平进程的某种暂时中断。我们之所以同意这个看法，是因为我们都处在虚假的幻想之中，认为美国同以色列在这个地区的目标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并且提倡这些目标，这会使美国能够约束以色列，激发它允许美国自由行动。每一次哈比卜协商达成停火，我们都让我们的乐观主义成为令人快慰的事实：毕竟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协商达成了停火，因为它和以色列有特殊关系，所以停火一定会得到坚持；因此让安理会无能为力吧，让安理会退出舞台吧，让人们不去干涉美国的这一崇高的努力吧，让美国继续它发起的和平进程吧，因为我们对美国的能力有一种历史上残存的信

任。所以，我们说，如果召开安理会会议，只会使以色列难堪；以色列会受到打扰；以色列会把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组织当作敌人。

因此，以色列不能受到打扰；因为如果以色列受到打扰，那么美国就不能影响以色列；因此，间接地我们大家都设法给以色列提供暂时的宽容，以便让美国施加它的影响。以色列使安理会失去了作用——使它的一切决议失去了作用。第508(1982)和509(1982)号决议都几乎作为毫不相干的东西而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一次又一次的停火遭到了破坏，以色列说是巴解组织的战士违反和破坏了停火，因此以色列不得不报复。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报复。

我们怎么知道巴解组织违反了停火呢？难道以色列允许过中立的观察员——联合国观察员，任何组织的观察员——到现场调查巴解组织是否违反了停火协定吗？或者以色列是否想阻止联合国出面——任何观察员出面——以便它能进行持续的、重复的、大规模的大屠杀，残忍无情地对待贝鲁特的平民和其他人而对贝鲁特进行破坏呢？为什么？

相反，我们说：“如果巴解组织违反了停火，那就请进行核实吧。”以色列拒绝了。有一些决议要求安理会派观察员，然而以色列拒绝了，决议也不起作用。根据以色列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一方面，这次大规模的报复行动是回敬巴解组织违反协定的行为，而另一方面，这是保证巴解组织愿意谈判一项解决办法并受到其约束的唯一办法。啊，我们不能断定——我认为世界上谁也难以断定——以色列执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政策、牺牲贝鲁特居民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它破坏七所以上的各种医院，包括美国大学医院，破坏贝鲁特居民居住的房屋，这是想干什么？这是回击巴解组织违背协定的行为，还是这是据说在用巴解组织所能理解的语言——因而是企图迫使巴解组织对哈比卜的协商结果承担义务呢？

两者都是。一方面，为了纠集国际舆论，以色列说这是回击巴解组织违背协定的行为；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野蛮的、种族主义的本能，它说这是非以色列人懂得的语言。

面对这种局势，美国陷入另一种进退两难的境

地：美国通过它的情报活动，知道是谁破坏了停火协定。在现场的哈比卜知道谁破坏了停火协定。然而美国一直不愿意使自己的判断成为政策，因为美国感到这是它同它之间的一场内部争论：“我们谴责以色列吗？如果这样做，贝京总理会非常生气。如果贝京总理生气，那么对哈比卜大使工作的后果将是一种不幸，对戴维营协议的后果将是一种不幸，而这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两大支柱。”于是，我们一天接一天地恳求——阿拉伯的国王们、阿拉伯总统们、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拉伯的大使们——我们都来恳求。

有时达到向美国乞求的地步：“为了孤儿，为了贝鲁特被杀害的婴儿，为了医院里那些被炸伤的人们，请求，请求美国，解除对贝鲁特的围攻，使人们能够有水喝，能够避免伤寒和霍乱以及其它传染病。请求美国，让一些粮食进入贝鲁特。请求美国，如果你们不能制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大屠杀，至少不要让人们死于缺水。请求美国，把你们的话付诸行动吧。”

我们不能否认，我们似乎得到了充分的反应和礼貌的回答：“我们正在尽力而为。”

我们已经多次听到这种话，贝鲁特人民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即当象美国这样一个大国说“我们正在尽力而为”的时候，美国确实是在尽力而为。我们要问的是：这就是美国所能提供的最好东西吗？我们认为不是。我们认为美国有足够的道义力量来制止以色列蓄意执行大屠杀政策。

接着我们达成了协议。达成了各种协议——黎巴嫩政府、巴解组织领导集团和哈比卜大使自己都同意的协议。哈比卜大使到了以色列。然后他们提出了某些问题：其一，他们不要法国军队，后来他们又接受了法国军队；然后他们不要联合国：“有多少联合国部队要开进来？有多少要开出去？”

后来他们提出了新的问题。于是哈比卜大使以他特有的耐心，润饰了他的盟会，有意力求说服我们要有更大的耐心。当我们更加耐心的时候，出现了更多的袭击，更多的轰炸，更多的人牺牲，更多的婴儿被杀害，更多的儿童成为残废，医院对所发生的事应付不了。我们说哈比卜大使怀有好意，因为他是一个高尚的人。

协议达成了，巴解组织对协议承担义务。然而，当哈比卜大使在耶路撒冷商谈最终结果时，发生了什么呢？在这期间，以色列认为有必要在贝鲁特以外地区扩大它的武装力量部署和后勤支援的地盘：正如黎巴嫩常驻代表团通知主席先生的那样，在拜布罗斯，在纳科拉和黎巴嫩山的其他城镇和村庄，情况就是如此。

以色列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哈比卜大使此时正在对贝鲁特事件进行协商。但其他方面如何呢？以色列扩张的新范围是什么？贝鲁特发生的事件重演而发生新的袭击的潜在可能性怎样呢？

目前还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因为我们正处在谈判贝鲁特和平计划的极为敏感的阶段。同时，上星期三我们经历了到当时为止是对贝鲁特最为凶猛的袭击。但是，昨天我们受到了更凶猛的袭击，随后又被今天袭击的疯狂程度所超过。

我们大家还能等多久？我们忍受这种创伤、目睹这场大屠杀以及必须在安理会看着以色列阻挠议事的手法、阻止安理会通过适当的决议还要多久？当以色列继续瓦解这个世界机构的意志和降低其合法性的时候，我们还得袖手旁观多久？

国际社会目睹这种屠杀而束手无策还要多久？偶尔有一辆红十字救护车开进来。偶尔有一些粮食送进来。有时自来水供应三个小时，但没有电。有时我们能够得到某些生活上的舒适——我想，这只是因为哈比卜大使说这是必需的吧。

在对贝鲁特进行毁灭性空袭和其它袭击的情况下，黎巴嫩总理和哈比卜大使进行了谈判，因为他再也吃不消了。甚至哈比卜大使今天也几乎失去了耐心，今天中午甚至里根总统显得也终于失去了耐心。

他们失去耐心到了遏制以色列、使它依从国际社会的程度了吗？还是仅仅限于遏制以色列，让我们有进一步喘息的机会直到沙龙先生断定以色列的嗜血瘾得到满足为止？

本国际组织还得停留在历史的边缘上多久从而让

以色列创造自己的侵略史？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的耐心真的已经耗尽。我认为任何黎巴嫩人、任何阿拉伯人、世界上的任何人在电视上看到这场人类道德的大破坏、这场如我先前所说是当代史上空前、对人类生灵和价值的大袭击——一场名副其实的大屠杀、一场奥斯威辛集中营式的大屠杀——都不能对此无动于衷。

以色列就这样鲁莽放肆地对那些胆敢怀疑它的意志和政策的人发动袭击。实际上，任何对以色列的顽固态度或违反法律、宪章和人类礼仪的行为提出批评的人都被扣上反犹太主义的帽子。看起来，以色列正企图通过对那些敢于向它的政策挑战的人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恐怖行为来掩盖它在贝鲁特土地上的恐怖活动。

现在是时候了，安理会和美国应该告诉以色列：该适可而止了。

奥顿努先生(乌干达)：今天我怀着十分悲伤和失望的心情发言，但由于时间已经不早了，我的发言十分简短。

乌干达是现在提交安理会的这份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因为我们对以色列的行为感到震惊，我们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感到骇人听闻。

以色列无端入侵黎巴嫩已经九个星期了。这九个星期将作为中东悲惨的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载入史册。以色列对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发动了人间地狱般的极其可怕的大屠杀。根据大家所说，集束炸弹和磷燃烧弹的使用以及对民用目标不分青红皂白的炮击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许多停火协议人们只知以色列在破坏，而不知它在遵守。目前这个决议草案所援引的安理会各项决议都被以色列置之不理。甚至当我们正在这里开会的时候，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却在燃烧，妇女和儿童正在遭受屠杀和残害。

安理会不能对这些暴行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一切行动——即使这种能力现在比过去更有限了——使以色列就范并结束正在黎巴嫩发生的大屠杀。尽管以色列继续无视安理会，我们仍

然必须继续作出这种努力。这是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应负起的责任，我们应该向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受以色列种族灭绝战争之害的人们，向中东所有真心愿意和渴望和平的人民负起责任来。

乌干达将为制止贝鲁特大屠杀和对黎巴嫩的武装侵略继续贡献一切力量。目前形势继续下去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当我今天听到马克苏德先生的发言时，我想起了据说是已故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一篇演说手稿中的话：“提高你的嗓门，并不说明你的论据有力。”

我打算放低我的嗓门。我甚至不想问马克苏德先生，他在这里所代表的阿拉伯联盟各国最近几周做了些什么来保证恐怖主义者立即毫不拖延地离开贝鲁特，以使贝鲁特和黎巴嫩人民摆脱恐怖主义者，而他们的到来给这个饱经折磨的人民和整个地区带来了一言难尽的痛苦。

拿我来说，我当然想不起马克苏德先生在安理会就后一个题目说了些什么。弄清他是否以在安理会上表现出同样的热情解救处于恐怖主义活动下的贝鲁特人民的问题向阿拉伯联盟的成员讲话，肯定是非常有趣的。

最近几周我有机会在安理会一再表明，以色列拥护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保证全部恐怖主义分子离开贝鲁特地区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以色列谋求避免任何进一步的流血和破坏，如果可能的话。因此，以色列反复说明它愿遵守和维持停火，只要停火是相互的和绝对的。但是，由于恐怖分子自己最清楚的原因——这些原因今天在安理会也被顺便提到——近几周来，恐怖分子有计划地破坏了每一个停火协议。这些违反协议的行为导致了以色列国防军以及贝鲁特东区平民的大量伤亡，因为在贝鲁特——这一点容易被忘记——不仅有贝鲁特西区，而且还有贝鲁特东区。

仅仅在昨天，以色列国防军就有22名士兵由于恐怖分子破坏停火协议而受伤。恐怖分子破坏停火的

行为当然迫使以色列国防军还击，以压住恐怖分子的火力，保护我们自己的士兵。

为还击恐怖分子违背停火的行为，以色列空军今天对贝鲁特的恐怖分子的目标的袭击持续到当地时间下午4时30分。后来，又一个停火协定在当地时间下午5时30分，即纽约时间上午11时30分，开始生效，这是近几周来的第11个停火协定。所有的以色列军队都接到停火命令，自此以来实际上已停止开火。除非恐怖分子违反停火协定，他们将继续这样做。

必须清楚地懂得，停火只有当它是相互的和绝对的时候才能生效。

主席：在我的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而我们面前有一项决议草案。我们都认为我们审议的问题非常紧迫。同时，我被告知，某些代表团希望在进行表决之前能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请示本国政府。而且，据我了解，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不反对短暂休会，让有关的代表团接受这种指示。因此，我打算暂时休会。我认为，在我们重新举行正式会议时，安理会将准备对该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这次会议就暂停，我打算在下午4时30分继续开会，或者我尽可能安排在接近上述时间继续开会。由于没有反对意见，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3时50分会议暂停，下午6时复会。

主席：我了解到安理会目前审议的这个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希望对草案作一个说明。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在同我们审议的这个决议草案的其他提案国协商之后并征得他们的同意，我想对草案作以下订正：

安理会不是“重申”而是“回顾”序言部分第一段提到的所有决议。

序言部分第二段的内容如下：

“对于在黎巴嫩、特别是在贝鲁特周围地区持续不断的军事活动表示最严重的关切。”

执行部分第4段内容如下：

“要求以色列充分合作，保证按照黎巴嫩政府的请求有效地部署联合国观察员，并以那样的方式保证他们的安全。”

执行部分第5段经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请秘书长最快地向安全理事会报告目前这一决议的执行情况。”

这些就是决议草案提案国希望作出的订正。

主席：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对圭亚那、约旦、巴拿马、多哥、乌干达和扎伊尔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该草案经过约旦代表口头订正现在提交给我们，草案载于文件S/15355中。

为了清楚起见，既然经过提案国的口头订正，我只想按订正后的形式宣读决议草案。我先说明，现在这个决议草案序言部分有两段有改动，执行部分第4段和第5段也有改动。我现在宣读经过提案国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第508(1982)、509(1982)、511(1982)、512(1982)、513(1982)、515(1982)、516(1982)、517(1982)号决议，

对于在黎巴嫩，特别是在贝鲁特周围地区持续不断的军事活动表示最严重的关切，

1. 要求以色列和冲突各方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立即停止黎巴嫩境内，特别是在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的一切军事活动的各项决议条款；

2. 要求立即解除对贝鲁特市的一切限制，使供应品能自由进入，以满足贝鲁特平民的急需；

3. 请驻在贝鲁特及其附近地区的联合国观察员报告局势；

4. 要求以色列充分合作，保证按照黎巴嫩

政府的请求有效地部署联合国观察员，并以那样的方式保证他们的安全；

5. 请秘书长最快地向安全理事会报告目前这一决议的执行情况；

6. 必要时决定召开会议，审议收到秘书长报告时的形势。”

这就是经过提案国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全文。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现在就把经过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由于没有反对意见，会议决定如上。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法国、圭亚那、爱尔兰、日本、约旦、巴拿马、波兰、西班牙、多哥、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主席：15票赞成。因此，决议草案一致通过而成为第518(1982)号决议。

现在我请想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利钦斯坦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希望表示它对于在贝鲁特持续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深切关注。我们之所以关注是因为暴力造成了破坏和流血。我们还担心，新的战斗对于完成贝鲁特危机和平解决的谈判会造成障碍，并进而妨碍黎巴嫩主权的恢复。

众所周知，今天上午已经宣布了停火，我们热切希望这次停火能够长期维持。美国想用最强烈的语言重申自己的观点，即安理会的行动应该支持谈判的进程而不应该使之复杂化。今天我们所表决的决议，在我们看来，是建设性的。我们促请安理会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在目前的关键阶段打乱谈判的主动行动。

我重申，我国政府热切希望贝鲁特的停火能够得到维持，以便能够取得一项解决办法，给黎巴嫩和整个地区带来和平。让大炮永远沉寂下来。

卢埃先生(法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是要执行的。这是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任何一个会员国都不能免除这项责任。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联合国会员国同意接受并执行安理会根据宪章作出的各项决议。

这就是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今天上午由圭亚那、约旦、巴拿马、多哥、乌干达和扎伊尔代表提交我们的决议草案的原因。

面对着黎巴嫩人民的苦难和贝鲁特的破坏，我们不想拖长这场辩论。此刻重要的是解决那里的局势问题。这是我们应该集中注意的事情。

主席先生，正如黎巴嫩代表在今天上午给你的信中所说的，我们决不能做任何有损于正在进行的谈判和按照安理会的有关决议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的事。

我们必须尽快结束贝鲁特的灾难，这是首要的和最紧迫的事情。我国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为此目的而努力。

怀特先生(联合王国)：据今天的报道，大约又有200人死于今天上午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轰炸。有些报道中的伤亡数字更高。不管确切的数字是多少——在贝鲁特的血洗和破坏中是没有确切数字的——使我国政府继续感到震惊的事实是，成千无辜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正在遭受在黎巴嫩的以色列部队的屠杀和伤害，而以色列部队所追求的目的一点也不清楚，而且在我们看来，这种目的无论怎样也不是很快就会实现的。

菲利普·哈比卜先生正在进行一项出色的工作。如果他成功的话，看来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将离开贝鲁特到别处去，但巴勒斯坦问题并不因此而消失。

以色列政府目前在黎巴嫩的所作所为解决不了巴勒斯坦问题，而以色列国家的安全也不会因此而得到保证。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第518(1982)号决议是因为我们想看到战争结束。我们希望正在进行的谈判能够达成协议；而且我国代表团认为，到那时，我们所需要的是重新考虑如何满足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愿望，如果不是这样，中东就永远不会有和平可言。

米国钧先生(中国)：以色列无视世界舆论的谴

责，公开拒绝执行安理会第517(1982)号决议，几天来连续大规模轰炸贝鲁特西区，而且从昨天起，开始把大批坦克开进黎巴嫩北部。

无辜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继续遭到屠杀。黎巴嫩的主权受到了进一步的侵犯。

面对黎巴嫩局势的继续恶化，安理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保证第517(1982)号决议得到执行，有效地部署联合国观察员并发挥他们的作用，以便结束以色列侵略军对贝鲁特西区的轰炸和对黎巴嫩的侵略。

因此，在这一点上，中国代表团对安理会不结盟的理事国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根据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中国代表团支持决议草案S/15355并对它投了赞成票。

宫川先生(日本)：直到今天上午，我国代表团一直满怀希望能够听到有关各方最近的艰苦谈判即将达到高潮，达成正式协议，以结束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的不幸局势，实现以色列从黎巴嫩的撤军。

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获悉安理会得到关于军事行动扩大的报告时感到震惊的原因。

我们完全同意最直接有关的国家黎巴嫩常驻代表给主席先生的信中所表示的那种担心，即新近的事态发展使冲突升级到新的规模，如果不加以制止，将会破坏里根总统特使菲利普·哈比卜大使正在进行的谈判，破坏按照安理会有关决议获得和平解决。

我们对这些持续的军事活动感到非常痛心，它们可能危及我们预期即将到来的协定的最后拟定工作，而且还将使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的平民遭受进一步的灾难和困苦。

因此，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第518(1982)号决议，并真诚地希望安理会的这一号召能够立即引起重视，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的危机能够得到和平解决，从而为按照安理会有关决议在黎巴嫩的整个领土上恢复和平开辟道路。

主席：现在，我想以爱尔兰代表的身分发言。爱尔兰政府和爱尔兰公众都为目前在贝鲁特发生的事件

感到震惊。对于一夜接一夜、一周接一周——甚至一月接一月——所发生的事件不可能不感到震惊。

我们知道中东局势的复杂性。我们在安理会内外一直力求对中东局势采取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并尽可能理解双方深厚的情绪和感情。

我们也知道目前谈判是棘手的，我们希望从事谈判的人们走运。

我们还知道，并且我们经常被提醒，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在发生流血事件。我们知道，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不是所有正在发生的战争和冲突每天都能得到如此生动的报道或如此充分的讨论。

也许作为一个理事会，我们的经历确实有限。然而，把这一切放在心里，我们必须说：我们对贝鲁特发生的事件感到震惊。根据我们的看法，任何出于战略性谋划或施加压力的考虑，任何地缘政治学的考虑，任何自卫的考虑，甚至任何民族过去悲惨的历史，都不可能证明这种事件是正当的。

问题的背景的确很复杂，但是我们得知，对于当前的问题已经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每天作出的继续战斗、继续轰炸、继续炮击的决定，现在必须站得住脚并根据它本身的情况来判断。每天的死伤人数现在都必须分别计算。

我们希望哈比卜大使及其谈判工作成功。我们不想做破坏谈判的事。除了这个紧迫的问题以外，我们还希望看到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得到恢复，并且根据黎巴嫩政府的希望，所有的外国军队，除了得到黎巴嫩政府批准的以外，都从黎巴嫩撤出。

我们也认为，对于复杂的中东局势，必须致力于达成一项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协议，而且做这件事宜早不宜晚，还必须考虑到问题的各个方面。

但是今天和明天的贝鲁特不能等待。儿童、居民、医院病人都不能长期等待。目前的大屠杀必须停止。我们在安理会至少有权利坚持这一主张，这样做并不对任何更大的问题有所损害。

两个月来，安理会根据所有会员国一致同意接受的联合国宪章行使其权力，通过了所有正确的决议

——第508(1982)号、第509(1982)号等等决议。决议一周一周地多起来。今天我们通过了第518(1982)号决议。这些决议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执行。如果指责安理会无能，这决不是因为安理会没有努力。

这里，我不想提出更大的问题，甚至不提我们早在六月和七月通过的决议中的问题，而想专门谈谈近10天来我们所通过的关于贝鲁特的最新决议。

面对据说双方都违反停火协定的复杂局势，我必须说，我们认为难于理解为什么在各方中只有以色列一方断然拒绝让中立的和非武装的联合国观察员监督停火并根据安理会决议尽力帮助巩固停火。我们知道，在中东的各个前线和停火线上接受这种观察员的事不乏先例。最早的实例大约离现在有35年了，在极端困难和复杂的形势下，观察员总是忠实地和出色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

对照这一背景情况，在我们看来以色列仍然拒绝在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接受这些观察员，这是令人极难理解的，而且这必然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

目前这个决议的焦点是有限的，它集中谈停火、为了贝鲁特平民的利益而消除对贝鲁特的限制，特别是接纳和允许联合国观察员报告情况的必要性。无论怎么说，决议的全文是极其温和的。因此，我们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草案，以此作为在目前形势下最起码的措施，我们非常强烈地要求——甚至是乞求——执行这个决议。

现在我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权。

我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我只有很少的简短意见要发表。我要说的是，每当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决议，我们都只有表示满意和感谢。即使这个决议象刚才主席先生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最起码的措施，我们也必须指出，既然是一个最起码的措施，这个决议对于和平解决的结构并不比以前各项决议增添什么内容，所有那些决议都受到了挑战而没有得到执行。

这是在停火协议达成之后呼吁停火。我们对此不得不感到遗憾。但是，如果我们更密切地参与起草的过程，作为有关的国家，我们或许会建议写入与目前局势发展直接有关的、更有意义和更实际的内容，特别是写入我们今天上午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些内容。实际上，我们不能接受目前的事态发展，也无法对它作任何解释。

我们本来是想要求这个决议更全面地——正如主席先生所暗示的——反映黎巴嫩政府的基本政策，即必须恢复黎巴嫩的主权，必须毫不例外地在黎巴嫩全国行使主权；因此，所有非黎巴嫩军队都应该撤出黎巴嫩。

今天在贝鲁特发生的事是我们难以描述或形容的。暴行、大屠杀，使我们沉默了。如果不是由于各国政府和安理会作出了反应，这些情况本来会使我们绝望的。我们把你们今天给予我们的东西作为关心和支持的象征加以接受，我们为此感谢你们。

主席：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

安理会下次会议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开会时间将等同安理会成员协商后确定。

下午6时30分散会。